

千年的罪贓

□ 李宏英

公元1392年,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,大同镇迎来一队人马,皇家仪仗。入城时,净水泼街,黄土漫道、锣鼓喧天,大同府迎来了继魏孝文帝之后的第二位大官——代王朱桂。老百姓奔走相告,这是王爷,当今圣上的亲儿子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能来咱这边境城池,这是天恩呀!官员们夹道跪地,躬着身子,头和脸深深地埋进宽大的朝服袖子里,暗自思付着这位王爷的到来是福还是祸。

和阳街官道上三层象辂的幔帐里,一位18岁的皇子面色铁青,似乎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萦绕在心头。去年八月初三老爹朱元璋突然将他由豫王改封为代王,并下令一年之后必须离京就藩。

“代”即代国,一千多年前西晋时期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,是北魏王朝的前身,后人多将其政治中心大同称作“代”地。

十三皇子朱桂虽年少,但也深知老爹冷酷、执拗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王爷府里张惶失措地收拾了一年。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初,朱桂带着老婆徐妃——中山郡王徐达的二女儿,母亲郭惠妃——滁阳郡王郭子兴的亲生女儿,当今皇后马秀英的妹妹。从繁华似锦的金陵城一路辗转几千里来到这个荒凉空旷的边境古城。

对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而言,半个多月的舟车劳顿,此时此刻,最想做的事莫过于跳进清灵灵的秦淮河里,酣畅淋漓地洗个澡,然而迎接他的是塞外,黄土高原之颠,有的只是满面秋风、一嘴黄沙。朱王爷哭了,什么九边重镇、什么北方锁钥,这些似乎跟他都没有一丝关系,此时只剩下了远离京城、远离华灯的痛苦。

四哥朱棣怎么说还混得一处前朝都城北平,自己却流落雁门关外。元好问早就说过,这里是:“重关独居千寻岭,深夏犹飞六出花”。来的路上还时不时听到孩童们唱着:“雁门关外野人家,不养桑蚕不种麻。百里并无梨枣树,三春哪得桃杏花。六月雨过山头雪,狂风遍地起黄沙。说与江南人不信,早穿皮袄午穿纱”这样戳人心尖的歌。

老爹就是如此狠心,举家迁徙,这跟发配有什么区别。既已如此,今后余生就只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“造”,可劲儿地“造”,老爹不是要我过来做大同的王吗?那就一定要做得像模像样。于是,一场疯狂的“造”开始了,巅峰历时51年。

首先是宫殿。

在当地官员眼里,当年辽金时代的国子监已经够大了,几乎占据了一整条和阳街,精心修缮一番后作为朱王爷的府邸是绰绰有余。没成想,朱王爷看过后,大喝一声,你们这群废物,没见过世面。既然让我搬家,那就

要将金陵城的皇宫一并搬迁过来。宫殿要更大、更尽奢华,既要有江南锦绣,又要有帝王气象。

于是,代王府,以金陵城皇宫为蓝本,当年开造,历时四年,1396年完工,占地19万平方米,有大小宫殿20多座,房屋800余间。南北长690米,东西宽260米,门前四面围有数米高的墙垣。完工之后请岳父徐达过来参观,这位明朝开国大将站在城楼上,一眼望见门前两3丈高、10余丈宽的九壁,欣喜若狂。

其次是娱乐。

宫殿有了,但圈养的生活依旧乏味。于是这位王爷又开始寻找更多的娱乐项目。相传,每到夜晚,朱桂就带几个护卫架鹰走犬,到小南街一带寻衅闹事,调戏良家妇女,活像一个地痞。最刺激的娱乐项目莫过于“金锤击头”,朱桂手持硕大的金锤,带着一队人马潜伏在暗处,见有人走过来的时候,突然从后面跳出来,一锤打碎路人的脑袋,脑浆爆散一地,以此来获得快感。

大同镇的百姓和官员终于看清楚这家王爷的秉性,是福是祸也终于有了定论。原来朱家打发过来一个神经病,用大同本地话叫做“愣怔货”,于是愣怔王爷的称号不胫而走。

然而,就是这个“愣怔货”竟然活生生地折磨了大同百姓54年。1446年12月29日,72岁的朱桂终于结束了荒唐的一生。无疑,第一代代王是可耻的。然而,他死了,还有儿子、孙子、重孙,用“愚公”的话说是“子子孙孙,无穷匮也”。大同百姓的头上落下的可能不再是金锤,而是被套上了一个永远摘不掉的金箍。

十几年后,大同百姓实在负担不起那些后继王爷们庞大的开支了。1460年,即天顺三年,都察院左金都御史王俭上奏朝廷:“今大同城中见有代府13府,将军、仪司宾宅第30余处,仍有11所未完,致公私耗竭,军民困急,民不聊生。

然而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江山都是老朱家的,百姓供奉几个王爷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。

整整252年,大同百姓自迎来十三皇子后,一共供养了十一世代王,直到1644年,即崇祯十七年三月,李自成入境,斩杀朱氏百余口,一把火烧毁这座250多年的宫殿(也可能是多尔袞烧的),历史才又继续往前滚动。

如今,听说代王府重修了,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,在王府门口铸一个朱桂的雕像,跪着,接受大同百姓的嘲弄与奚落。



吴城几度杏花红

□ 宋元林



人间四月芳菲尽,吴城杏花次第开。今岁天寒,打摆子一样的天气把花期都搅乱了。浑源吴城的杏花来得矜持,开得散漫,含苞的绯红,怒放的粉白,薄瓣轻蕊,楚楚动人。还有那欲语还休、半吐芬芳的,就在这角落里静静地迎候着春天。和风吹过,花随风摇,隐约有淡淡清香飘来。

近日,要拍一组视频,恰逢吴城杏花开,就有了一次到吴城“赴一场杏花的约会,寻一次诗和远方”的机缘,同行的还有一帮摄影人。浑源吴城与我并不陌生,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长途汽车站任售票工作时,大同与浑源之间有两条公路,一条是走二岭、三岭之间的盘山公路,谓之新路;另一条旧路就是出固定桥,途经后子口、吴城、蔡村等较为偏僻崎岖之路。吴城在我的记忆中,只是大同通往浑源旧路上的一个站点,并无特别之处。而且自从有了高速路,再未经过这里。好在同行者是搞摄影的,对这里熟悉。途经一处原始村落,她介绍说此村名“香水寺”,因此间曾有古寺而得名。今寺已无存,只留下了这个村名。村中有一株红布围裹树身的古柳树,体量大的惊人!伞状树冠阴达二十多米,三人手挽手都环抱不住,当地人说此树树龄已有二百多年。

出香水寺不足四五里便抵达吴城杏林。下车伊始,眼前豁然开朗。只见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、铺天盖地的杏花一望无际、撼人心魄。到处充满风华情致,不言人画也是画。行前,我的朋友Susan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,她修长的身材着一袭红裙,云鬓间插一朵小花,人面杏花相映红,倩影花香入镜来。她一亮相就惊艳了在场人,成了摄影人镜头追逐的最美风景。于是,我的朋友在花海里徜徉,若有所思,回眸间看到的是恋恋不舍。

这是其中一位摄影人的创意,但我并不认同。

杏花的花语代表的是信息,而且在吴城不存在“落叶缤纷众芳逝”的伤感,当所有杏花的花朵淡定飘落时,另一种希望已跃然枝头。生态文明的伟力,除了赏心悦目,还有春华秋实。

我把在吴城拍到的美照及所感发给“大同好粮”协会麻会长,竟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。他说:“吴城杏花确实美,那些树正是1994年春栽植的,为此,全省在浑源召开了仁用杏建设现场会。如今已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。”

有人说吴城之名听起来很美,恰如这漫坡满眼的杏花红。其实吴城之冠,在于野秀。原本吴城一带山高坡瘦,沟壑纵横,土地贫瘠,风物多苍,游人罕至。时任县乡领导慧眼高见,扶贫种植一万八千亩仁用杏经济林,才使吴城由默默无闻变名声大噪。每当花季,杏粉三四十里,沟沟坎坎,坡间地头,满是花海,寻芳觅美者,闻香而动,纷沓而至,热闹异常,旅游资源也显得得天独厚之势,不仅成了观光旅游体验塞上风情的“新宠”之地,更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经济。

此时,我想到盛传已久的一首古老民谣:“雁门关外野人家,不养桑蚕不种麻,百里并无梨枣树,三春哪得桃杏花?”这些年来,怀揣勤劳致富梦想的吴城人,在各级继任领导持续发力和引领下,不断巩固和壮大了脱贫致富的成果。

莫道雁门春信晚,吴城亦有杏花开。赏了一场花事,听了一段故事,再回头赏花,发现眼前画卷更有质地,心中感觉更添滋味。那娇艳妩媚的杏花,美得亲切厚重;那浩大逶迤的杏林,美得气势如虹,昭示出吴城缤纷多彩的未来,恰似这万紫千红闹春潮的景象!

随手拍大同



城墙、守口堡花开景象 孙安世 小芳 摄

